

# 貧窮孩子的醫師大願

文 / 胡志棠 花蓮慈濟醫學中心肝膽腸胃科主任

跟慈濟的第一次接觸，也就是進入慈濟的因緣，我一輩子也忘不了。

那是我升任主治醫師的第一年，一九九六年，在七年醫學系、五年住院醫師訓練之後，我希望能找一家醫院，讓我在有限的臨床治療之外，也能投入醫學研究，我想的不是要賺錢回本，我要找的是「能做研究而且走在最尖端的國際化醫療」，那是我的理想。

在西部找了一段時間還沒有決定落腳處，我心想也許可以試試東臺灣，就打算從宜蘭找起，當時有同事得知我的想法，介紹我到慈濟醫院試試看，他說慈濟醫院在東部要發展，也許是我要的機會。就這樣，我在完全沒聽過「慈濟」的前提下，來到花蓮面試。來到了烈日當空的花蓮機場，感到很陌生，在不知所措之際，眼前看到一群身穿藍天白雲的師兄、師姊，個個和藹可親、笑臉迎人，便上前問了一句：「請問慈濟在那裡？」沒想到這一問，是我走進上人法脈的開端，我就隨車與眾師兄、師姊、常住師父等聊著唱著來到上人所創辦的慈濟醫院。

當天的面試者是腸胃科主任林憲宏



醫師及當時任職副院長的林俊龍執行長，一聽到林副院長對我說「這個醫院不是賺錢的醫院，而是做國際化研究的」，我就認定慈濟醫院是我要加入的醫院。接著又與林碧玉副總、人力資源室德旭師父等人詳談一番，我沒有任何

何遲疑地當下立即簽約，到了晚上九點終於結束所有的面談。因為時間很晚了，沒有飛機航班，我就跳上計程車趕回臺北。車裡的客人加上我共有五位，司機在蘇花公路、北宜公路上一路趕，九彎十八拐的路程，司機開得輪胎摩擦地面都冒出火花了；相對於高速飆車，當下我的心情也很激動，迫不期待想回家告訴太太這個好消息。回到臺北已是半夜一、二點，但我們兩個人卻是雀躍不已。這段「火花」心情，甚至，到現在十多年後回想起來，還是感動不已。

在慈濟醫院一待，就是十三年了，從第一年主治醫師，到現在仍在尋求醫療與心靈的突破，醫院也從地區醫院升格為醫學中心與教學醫院，我的臨床與研究理想，也真的實踐化為行動，並堅守著醫者該以「發明」與「發現」為職志。

現在已經習慣每次門診破百的人次，要謝謝跟診的護士和內科檢查室的同仁協助。而在行醫路上，以真心來對待病人，為病人「發現」病根，也是我一貫的態度。行醫經驗的累積更讓我發現過去大家所謂的長年「胃病」、「胸痛」、「背痛」、與「長年咳嗽」等，其實是「腸病」在作祟。這些年，很多來到腸胃科門診的病人主訴「胃」很不舒服、常排氣、打嗝、後腰部會痛、胸口悶痛、胃酸倒流、心口灼熱或胸口灼熱感，經過必要檢查確定後，我會直接用臺語跟病人說：「你大腸較無力」病人原本很憂心「胃」不好、身體出狀等，而我也不介意告訴他們，這不是大毛病，是可以治療的。讓病人心安，病也好得快了。這些病患不乏來自於臺北、臺中、宜縣、臺東等地，他們不少一直被誤診為得胃病，由於人數眾多，上午的診次往往要持續到下午才結束，中間我會帶著住院醫師去病房巡病人及臨床教學。除了看診、教學，還要從事我熱愛的研究，很多人會問我這樣不累嗎？「用歡喜心看診，解決別人的苦惱與病根，自然就不累。」是我的回答。

「經鼻內視鏡」，是我覺得可以為病人緩解病痛的一項好儀器。二〇〇六年我參與日本消化醫學會，將此技術帶回臺灣。由於日本的鼻腔麻醉法非常繁瑣，我仍堅守著醫者該以「發明」與「發現」為職志，遂先以臥薪嚐膽的精

■ 經鼻內視鏡是胡志棠醫師引進回花蓮慈院的檢查技術，而且在給病人用之前，自己先行試用。

神自行體驗經鼻內視鏡的優點與缺點，從而先後發明了「內視鏡引導噴霧法」與「棉棒引導棉條鼻墊法」，並將論文發表於美國知名的胃腸期刊中，獲得歐美日學者的回響。記得三月份來了一對從臺東來的母女，母親被診斷為胃潰瘍吃了三個月藥後仍未好轉，女兒無意間在網路上看到我發表經鼻內視鏡的論文，因而來找我看診。經過X光攝影，我告訴這位母親是腸蠕動不好，為了讓他們安心，我利用下午的巡房結束後用經鼻內視鏡幫她檢查胃。檢查中比傳統胃鏡的不適感大幅降低，確診後開藥讓他們母女倆放心地回臺東去。一個星期後，我收到這位母親的謝禮，趕緊婉拒了，因為這本來就是醫師的職責，病人能恢復健康就是我工作的原動力。

其實在香港出生長大的我，家境貧窮，上有兩個姊姊、兩個哥哥，養育五個小孩成為父母親的生活重擔。排行家





■ 再忙也要撥空參加人醫會義診。圖為胡志棠醫師於去年十月東區人醫會義診，為鄉民看病。攝影／吳維祥

中老么的我，在父母與兄姊的保護傘下備受呵護，不需要為家庭的經濟擔心，但是，還是從小就感受到家裡的窮困，所以我很早就去幫忙打工賺錢，就學後也是半工半讀，成長的歷程嘗到世間的人情冷暖，但也因此結識不少與我出身、經歷相似的朋友，彼此打氣加油、相互鼓勵。

在香港完成中小學教育後，輾轉來到臺灣，考上臺北醫學院，也就是現在的臺北醫學大學，當時我是校內唯一一個以分期付款繳交學費的學生，每遇延遲未能繳出學費時，那來自訓導處的廣播「通緝令」，越能敲醒我疲憊的身心，在工讀與饑困的漫長歲月中，於一九九一年畢業，接受住院醫師訓練，專攻腸胃內科。

對於我這種苦過來的孩子，好處就是在物質上的要求很低，過得去就是享

受。但是在進修、學問的追求上，我可以說是努力不懈，即使來到慈濟醫院工作也沒有忘記。經歷過困苦的求學生涯，越能激勵出不怕困難的決心。我剛到慈院不久，正遇上賀伯颱風橫掃嘉義、南投地區，當時內科醫師不多，我有幸初到慈院即跟隨上人至災區勘察，眼前巨大土石將房舍淹埋，造成家破人亡，怵目驚心，在我從事主治醫師的開始，此幕如暮鼓晨鐘，震撼我的心弦。上人在災區慰問災民之餘，仍不忘追問我的蹤影與安危，我赫然從人間煉獄中驚覺到上人悲天憫人的心，也從此刻我隨即繼續跟隨著上人的腳步。回到醫院，不久因醫院急診缺乏醫師，在當時無人有意願的情況下我毅然答應輪值急診。支援一年後，我不變初衷，通過層層考試，考取英國劍橋大學博士班的入學資格，並得林副總的支持，得以公費出國留學。記得在出國的前一年，由於林俊龍執行長奉派至大林分院當院長，我也義不容辭地接他的棒，兼顧著臺灣省立花蓮仁愛之家眾多老人每週一次的義診工作，當時照顧老人家的心情，彷彿如父母至親。得以挑戰英國最高學府，對我而言是慈濟的莫大恩惠，我心裡非常感恩，經過一九九八年到二〇〇一年的三年苦讀與研究，終於取得博士學位，也完成了我從小到大的夢想。回到臺灣不到兩年，我再次提出到美國國家衛生研究院進修，接受美國國家級最頂尖的訓練，我努力地追求知識，學習突破困難的方法。

回臺灣之後，也與團隊積極研究，從事肝病的預防與治療，最近在發展阻斷肝癌轉移這造成死亡率第一名疾病的方法，也很開心找到突破性的進展。

到慈濟醫院服務後，全家人在花蓮落地生根，也幸好有家人的支持，讓我在專業上付出無後顧之憂。而十多年來在慈濟醫院漸漸接觸到上人的理念，耳濡目染，感受頗深，覺得上人為社會、為全世界、為眾生的悲心真的是非常偉大。而我能夠到英國留學取得博士學位，在慈院繼續醫療研究，實現夢想，都是要感謝上人的成就。在醫學研究的過程困難重重，必須百折不撓才能突破困境，但比起上人從無到有創造慈濟世界，一路所克服的困難，我又能回頭專心地研究了。

隨著年紀增長，除了醫學專業之外，在個人的心靈上也必需要有所突破與成長；我過去沒有任何宗教信仰，來到臺灣以後，也曾經接觸過基督教、天主教、佛教，但是都沒有認真的去思考過信仰的問題。去年，我經過一番思考

後，決定報名參加慈濟慈誠隊的培訓。在慈濟的大家庭裡面，有志工師兄師姊的陪伴、同事的陪伴，我們一起護持救人的志業，這是一種同心協力的感覺。我很認真地去上培訓課，了解在醫療之外的領域，慈濟做些什麼事，也學著更細膩地為他人著想，我深深感受到我們應該時時注意、不能傷害別人，這樣對社會、對個人、對教育下一代都是很好的榜樣。

在今年一月十七日的歲末祝福會上，我正式成為上人的弟子，法號「濟劭」，年高德劭的「劭」，希望我自己的德行能夠符合上人的期許，隨著年齡而增益。

我永遠記得上人所說的一句話，「以用心、細心、耐心來對待一切人、事、物，不辭勞苦的付出便是慈悲。」能夠從一個窮小孩變成醫師，變成醫學博士，我所能回饋的，就是不辭勞苦的付出，然後不斷充實自我，活到老學到老，發揮良能。所以跟隨上人的腳步——做就對了！



取得博士學位，一個香港出生的窮孩子圓了夢想。胡志棠醫師也期許自己的付出能回報父母恩與慈濟的培育恩。